

「我看不見得吧！看你那一副懵懂像對貴系所講的理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看你們的理不是莫名其妙得別人聽不懂，就是博大精深得不知所云。」

「……………」

一日，信步走到一家歷史悠久的「兒童樂園」（租書攤），想找一兩本當年因刊載諸葛四郎大戰哭鐵面、笑鐵面、魔鬼黨而頗負「盛名」的「漫畫週刊」時，已不可得了。想昔日無論在上課、補習或步行回家的路上，只要一卷在手，不看完是不忍釋的。

暑假中閒來無事，學學古人的「躬耕而食」，掘地種菜。加以假期中天天有雨，灌溉之勞可免了。第一次種小白菜，好不容易掘地盈半尺，灑下種籽。半夜一場典型豪雨，心想天祐吾也，自助者天恆助之。第二天抱著滿腔熱誠去察看，土面已被雨水沖刷而降低，表面盡是小砂礫，細土全沖跑了。再過幾天，毫無動靜，草却起來了，菜不見一棵，第一回合是慘敗了。興趣也冷了大半，但想到愛迪

生試驗電燈的經過，才又重新燃起希望，再作第二次嚐試。捱了兩天，可愛的小綠葉終於鑽出頭來，眼看一天天長高，得意得了不得。可惜，好景不常，先是發現了幾隻蚱蜢，心想不礙事。過了幾天，菜葉泰半只剩莖和梗，這可麻煩了，花了一整個下午在院中四處捕捉，勉強抓到三隻，晚上吃完晚飯倒在牀上便睡。第二天起來，精神振奮地去看結果，天呀！碩果僅存的不過幾棵了，在失望中瞥見了一隻正要鑽入樹叢的蝸牛，原來作孽的竟是這廝，當下怒氣填膺，走過去就是一腳，「喀喳」一聲，殼子盡碎，但菜也完了。想想孔子說的不如老農，不如老圃，收下心還是回去搞理論吧！

那天家裏保險絲壞了，媽說正好咱們有「大物理學家」在此，快來修修吧！心想天賜良機，大顯身手的機會終於到了，於是滿心得意的答應下來：

「動手之前，先要有理論根據，這是念物理的根本態度。」急忙中找到祖傳的油燈，劃根洋火點上，從我那堆物理資料中找尋可用的Axiom, Law,

有一個流行的看法，認為追捕被風吹落的帽子是很不愉快的。為什麼會不愉快呢？並不僅為了奔跑，而奔跑使人氣喘。同一個人在運動和比賽中能跑得快多。同一個人追逐毫無意思的小皮球比追逐漂亮的絲帽熱心得多。那是因為覺得追帽子很滑稽而難堪。不錯那很滑稽，但人本來就是滑稽的動物，人做的事大多滑稽可笑，例如吃飯。而最最滑稽的事也正是最值得做的，就如戀愛。追帽子還不如追妻子一半可笑。

既然追帽子是正當的事，人就可以用最丈夫氣慨的熱忱，懷著無上的歡樂去追。他可以

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到其他日常煩惱事上。想把蒼蠅從牛奶中弄出來或想打開一個太緊罐蓋的人常以為他是光火了，請他想想那坐在黑暗池邊耐心的釣魚人吧！抽屜弄不開時，也不用大聲喊。我有個朋友特別受這苦。他的抽屜每天都會卡住，總有另一個聲音和它押起韻來。我告訴他這種受屈的意識是主觀而相對的；完全在於假設抽屜能，應當也會輕易的跑出來。「但假如你想像你是跟一個強大的敵人較力，戰鬥就會更刺激而不惱人了。想像你正用繩子把掉在阿爾卑斯山冰雪裂縫中的一個人吊上來。想像你回到童年，正在玩英法拔河遊戲

## 論 追 帽

—陳亦宗譯—改 作

假想他是獵人，正追捕野獸——沒有什麼野獸比帽子更野了。事實上，我越來越相信刮風時獵帽會成為上等階層人士的運動。刮風的日子，紳士淑女聚在高崗。宣佈專吃這行飯的人已在如此如此的叢林中發動一頂帽子，或者換個術語。請注意，這與人道完全相符，獵人不會抱愧於傷害。一點都不！他們會覺得自己正以歡樂，簡直是狂熱的歡樂加於參觀的人。上次在公園看到一位老先生追他的帽子，我就對他說，他這樣仁慈的心腸，若想到片刻之中他每一姿態給周圍的人羣何等大的喜樂，一定會充滿平安愉快。

。」說過後我就走了。但我毫不懷疑我的話可生出最大的成果。我信他一生中會每天拉抽屜把手，漲紅了臉，眼睛露出戰鬥的光采，嘴裏對自己喊加油，並彷彿聽到四圍喝采聲。

所以懷著詩意去擠公共汽車也未見得是幻想或不可思議。除了費力以外，似乎沒什麼不好。一個人擠上車或從車上擠下來，全車人都可為他鼓掌，他也可得意於完成如此一樁事。而正如我所說，費力不過是一個觀點。正確的說，費力是活動身體，而錯誤的觀念却把活動身體當作太費力了。